



石梁文集

五

和16
1294
5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圖	
寄第	一
漢詩文	
第	479 號
第	5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117
498
8



石梁文集卷之五

久留米

樺島公禮世儀 著



書牘

與嚶鳴館中諸君

至張城之日謹接連署札伏審諸君咸寧欣喜何如
殿日亦奉一書告至顧已遠左右恰爾時紛冗是以
不能一二身別之夜宿上尾經四日至雖井嶺嶺以
西氣候大異惟幸躑躅均花而麥飯猶未遠之越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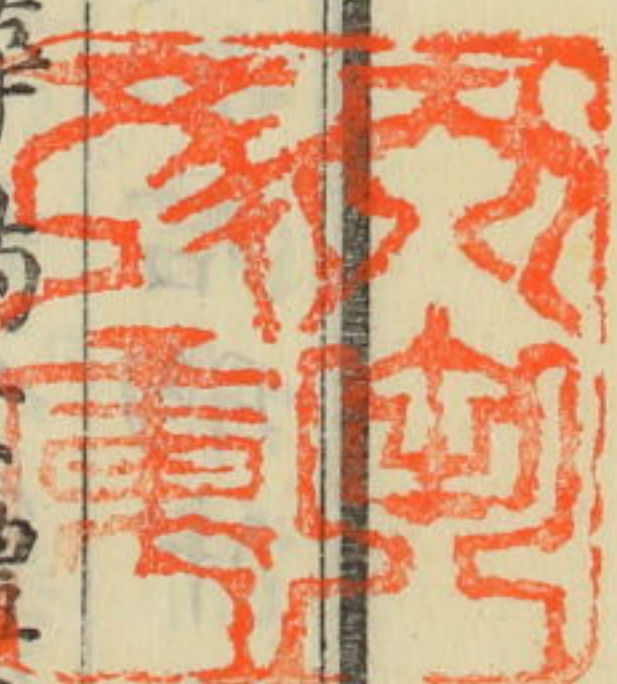
明和6
1294
5



石梁文集卷之五

久留米

樺島公禮世儀著



書牘

與嚶鳴館中諸君

至張城之日。謹接連署札。伏審諸君咸寧。欣喜何歇。
厥日亦奉一書告至。顧已達左右。惟爾時紛冗。是以
不能一二耳。別之夜。宿上尾。經四日。至碓井嶺。嶺以
西。氣候大異。桃李躑躅均花。而麥畝猶禿。遠之。越加

諸嶺。邇之。信甲諸峰。皆積雪皚皚。如嚴冬中。率非重
續。湧出粟起。不勝其寒。入濃。氣候始復。則麥實可食
矣。僕於中山道。誅訪以西。嘗一涉歷。以東。則此為始
一路千里。險則險矣。惟以山水之可人。與有先生及
藤生輩。繭繭日重。甘之如飴。獨所恨者。不左提右挈
公等。是已。僕也。萬里之人。四年之客。越流人不啻。而
此行也。懷土之情。全為風物見奪。飄然有似棄人間
作名山遊者。昨閱途中諸作。一無及家鄉事者。愀然
之甚。自笑其狂耳。泉君痔何如。君胸中山水有餘。而

不足於眼中。每逢奇絕。紀子必謂余惜之。西遊果可
耶。願及秋期。稅笈未旬。新交如雲。皆戀戀有故人情。
得無因諸君先容。故哉。途中拙作。謹祈是正。它容嗣
音

與關教授

律數揚摧。謹回覽之。明解可喜。僕淺學。固惜乎律。仰
庇頗得披雲焉。然僕私按。司馬遷班固其旨一轍。偕
用一上一下之法。鄭玄則以筴賓重上之法。故大呂
以下。上下損益。皆與遷固相反。韋昭蓋據遷固。故大

呂夾鐘中呂皆加倍成數。由此觀之。鄭玄自鄭玄遷固韋昭自遷固韋昭不可混矣。今揚摧中概為五下六上之解。僕未得其說。謹請慈教。

呈平洲先生

聞先生之西也。學中諸賢。竄望之久。乃相從。日侍左右。憤排啟發之不遑。加之。內則卿士大夫。外則四方。縫掖之後。襍然輻湊門下。有倍昔年。何其盛也。然如使它人居之。應接之勞。得無少病。心體乎。恭惟先生。德量之大。譬如明鏡。不疲於屢照。是以人千百其身。

之所不任。而先生則綽然有餘裕。乃亡論學而不厭。教而不倦。即旁及詩酒之驩。書畫之戲。申申夭夭。常不失養生之主者。禮也。竊恣之平生矣。則區區之心。不必憂先生於茲云。禮也。昔年何幸。乃得千里從先生之行。今年何不幸。不得一日從先生之行。蓋大國土壤之豐沃。士民之富庶。天下故寡匹焉。自今公之治也。先生之教也。政化益理。禮俗益美。郁郁之盛。冠冕凡諸國矣。是以天下有志之士。皆擔簦負笈。莫不顛一觀大國之光。况禮之幸。從三千之後乎。所以有

人壽文集 卷之五
昔年之行也。唯是禮之薄方。周年雖久而萬未能盡其一焉。是以今春又請從遊。而先生幸許之。於是禮也。飛揚自喜。延頸待其期者有日矣。不圖斯命之至。中沮其顛也。遺恨曷勝。徒以禮之愚而無狀。獨藉先生之恩。得以承此命。一官雖微。所係不甚小。是以承命以來。朝夕黽勉。仰奉尊教。唯謹。一片丹心。冀不負先生大恩與吾君恩也。則雖遺恨之甚。強自廣耳。怪說一首。伏祈慈斤。與松生書及拙問。是一時戲作。敢瀆叱覽。維時沍寒。為道強食。

答秦士鉉

秦君之疾益佳耶。詩益如湧耶。益飲而益豪耶。正憶間。得所辱示。書辭委曲。詩句秀發。具悉貴狀。深為欣躍。不佞羈宦以來。邈焉與雲霞為仇。近又止酒。益為索落。唯一縷詩思。綿綿未絕。以是自樂焉耳。承與士清交會。之子潤朗如喻。詩酒之量。亦不平平。雖然與吾秦君戰。非焚舟。恐不敵也。逝波不居。歲云莫矣。行及春色。益思昔遊。足下記否。踏花同醉。金華之巔。棹波共詠。長樂之流。笛一管。酒數斗。傲然塵土一世者。

非去春耶。一別遼絕。雲飛雨散。舟中南皮數語。果微于今日矣。感可言哉。聞士明未得為人。可惜可痛。雖然。昔者接輿狂歌鳳兮。右軍癩得名句。習鑿齒性理錯著。漢晉春秋。今也士明而有斯疾。乃天之有所待。未可知也。滄洲翁亡恙。謹煩一聲。臘末草草。諸俟春信。芳韻和上。

與赤松兄

嚮者見紀先生。具誦老兄之言。則先生愀然曰。赤松生寬矣。莫夜見訪。何害。少間曰。雖白日何害。既而又

曰。事與歲逝矣。雖起卧衣食於我家。復何害焉。終又慨然歎曰。赤松生忠厚君子也。吾老矣。吾得死于生。及足下二三子之手。可無憾也。乃知老兄之赤心。久已入先生肝腸中矣。老兄其疾往謁可也。伏惟老兄平生慷慨憂世。忠信接人。至誠之所動。乃至有使二十萬生靈。被洪福于冥冥之中。如近日之事者。可謂無量陰德矣。老兄雖口不言。皇天在上。何陽報之不可至焉。况此事固非藥盈之罪。晉之失也。則其不遠而解必矣。何必拘拘焉哉。

復井元衡

六月徂暑。南皮河朔。政其候矣。伏惟先生動履綏福。筆研無暇。暇則與二三子避暑良川。筑河之間。吟風醉月。陶然詠歸者。蓋亦不失其時也。健羨健羨。千載之水。不減三江。三條之鯉。不下松江。鱸。僕別奮溪。已八年矣。適意之感。何須秋風而後深哉。屢承琅函。遠賁。加以瑤篇。垂意羈旅。特慰廓落。何惠如之。三子拔茅之榮。實光耀我黨哉。惠韻當奉和。劇未能也。請恕

復藤毅卿

惠書。足下亦有所苦耶。造物何暴也。但聞足下手斫仙桂之枝。速驅除病魔矣。毅卿得無學吳剛氏之術耶。足下有斯仙手。何乃恠一斫於不佞。使不佞十日呻吟也。毅卿忍人哉。雖然。如不佞。猶能健食斗餘。心膈間無復二豎可匿之地。不足憂耳。所憂者。義甫病狀非淺。雖足下斧頭物。恐非所得急效也。今走奴問狀。有事見附。海鼠數枚。謹拜嘉貺。秋雨稍霽。頗得起色。明日之期。沐浴掃室。謹將相邀于尚友之舍矣。請勿遲遲。

苦熱與人書

近日之熱。苦矣哉。不知足下何以能堪。不佞環堵如
燬。對日常畏。見月欲喘。神眊目眩。寢食俱廢。思欲假
蘭臺以披襟。投南皮而沈李。未有由也。夫貴耳卑目。
人之情也。故在冬則思裸壤之邦。在夏則想常雪之
域。不知南交幽都。易地皆然。豈不愚乎。雖然苦矣哉。
砂礫灼爛。草木焦卷。顏末不動。郊社無徵。不知割髮
及膚。固無其人耶。抑魃鬼之虐。實難敵也。聞某地有
一樓。上傍青嶂。下枕大江。風清雲涼。大非凡境。不佞

聞之飛揚。將一行遊足下。亡意否。但道途少遠。其勞
可厭。斷指救臂。不猶愈奄奄于熱甑之上乎。請期明
日。如過此。則足下宜求我於枯魚之肆矣。

九日與某人

詠桃李于流觴。醉榴花于竟渡。而梧桐白露。歡洽于
乞巧之樓矣。四時清賞。既得大半。寧可虛此一日。忍
使黃花無香。朱萸失色。彼高可登之山。懷林慙銜壑
耻。而翹怨乎秋風哉。足下盍為卜一佳山。拉數雅客。
術傲壺仙之囊。風學參軍之帽。狂同東籬之醉。以使

石梁文集 卷之五
四節之賞周遍無餘也。僕雖僂乎。籃輦未壞。脚疾頗愈。東峰西嶺。敢不惟命。

與友

昨夜我鼻俄長一尺。口生鴟吻。雙翼如鷲。駕長風飛到宕山萬丈樹杪矣。於是平生我悞心。頓起自脚底。直上衝雲霄之表。俯見下界。心欲取天下之富者。燒其藏。貴者破其冠。辨者拔其舌。才與德者割其心。天下之諸勝我者斃其身。天下之諸讐我者輟其人。赤其族。當斯之時。四海痛快。盡在于己。得意甚矣。俄然

覺。則南柯一夢矣。吾恨不身為真天狗。以一逞其志也。又自喜不身為真天狗。而幸免惡魔外道墮落地獄之憂也。大抵小人之性。善少惡多。苟欲逞我所願。非天狗則虜狼。豈不可懼乎。故曰無不敬。敢告。

謝人贈菊

日如三年。有懷晉國采葛之人。節近重陽。正是陶家摘菊之辰。忽枉五朶。併賜數枝。夫江北春遲。賴范曄驛使之信。秦谷陽開。須鄒衍吹律之妙。僕一介渺身。十年霸棲。歲事久廢。秋賞數違。幸賴雅贖。深酬佳節。

身非萬里歸。居得三逕趣。况乃香色之特異。適愜楚騷之詠。隱逸之品目。厚拜君子之寵。草草鳴謝。縷縷曷罄。

荅登坂有繼

周秦曰蕨。齊魯曰鼈。乃與夷齊所食。蓋同類已。詩云。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僕栖栖羈宦之身。南山之陟久廢。其思君子則有之。孰圖正惓惓之下間。忽辱君子之佳貺。且身非有耻粟之操。何幸坐得廩西山之味也。况其已假秋陽之力。絕無郗

鑿小蛇之懼乎。感荷曷已。

與松冬嶺

肉骨之妙。雖曰君家茶飯常事。而非天之佑吉人。則焉得有破冢之慶。如今日乎。况當斯佳期。秋氣爽。期晴霞滿天。知造化之神。亦為先生竊雀躍于蒼蒼之中矣。小魚一盃。謹獻酌者。聊鳴微忱。

荅鷺白經

別來二年。未脩隻字於左右。負罪為多。加之仲夏惠書。缺然未報。情夫故態。仰有賴知己之恕。中宵內

省。寧不赧赧。讀諭審紀先生動履綏福。足下及諸友
平穩之狀。何慰如之。墨河汎舟。厚荷寵餞。雄飲放歌。
歡亦極矣。不佞沈頓之餘。不復知離別之難如何。可
謂海內一快矣。既別還鄉。則自親戚故舊。存沒互有。
城邑草木。變更非一。十年久客。俯仰無不可驚。為之
悲喜。如狂如呆。惘然以度日月者。亡論也。即暑徂寒
至。春期之漸迫。時又竦望東天。屈指以喜再會不遠。
會救邑有新庠舍之舉。使不佞與焉。東方之期。終為
沮。蓋斯舉也。在我救邑。固為美事。然不佞愚陋。職已

非其宜。而東望之私。因又齟齬。是以承命頗不免慙
然。於是乎。顧思往年之別。中心悵悵。如新上河梁。况
乃事之難豫計如是。則不知自此以往。從我二三兄
弟。而抵掌談古。何日。從我二三兄弟。而上嚶鳴之堂。
嚶嚶各言女志。何日。能無悵悵。能無悵悵。來諭以天
下之學多歸程朱。深為慨。因謬稱不佞為講古學者。
又推寡君之強容不佞之愚。稱為英主。以為明倫親
民之政。可指日而興。抑何足下好古之甚。薦而又推
人之無已也。雖然不佞者落莫一書生耳。其寓七尺

於仕藉。獨以免罪戾為幸。又何明倫親民之事之能與言乎。足下之望我。何甚過也。且庠舍之營。不佞則獨土木之事。是知已。若夫矜式卿士大夫而成教於國。則敝邑別有其人矣。則學之趨向。豈不佞之所得而為哉。即得為。道之待其人而行也久矣。不佞豈其人也哉。足下盍察諸。且夫學路之爭。又何足道乎。君子務本。不爭其末。昔者孟子之距揚墨。荀卿之非思孟。其人蓋有所大期焉。不得已而辨之。豈如後世腐儒之為哉。自道術之裂也。後之事道者。學各有黨。開

口則相爭鬪。裂皆怒膽。視不啻仇讐。是何異乎浮屠之爭門。衆技之鬪巧。又譬之蝸牛角上之戰。戰雖勤乎。終無益於殿最。何足貴乎。傳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又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熄。然則學豈須多言乎。學者之業。內之則脩身。外之則平天下。是而已矣。舍此則雖老莊申韓諸外聖人之徒。而亦無可以為學。况乎彼之與我。均之學聖人。而有志脩平之業者。其於學之分。何必不相容。如方圓水火然乎。且道之尚寬恕也。久

矣。試使後之學者得宰天下耶。必將其異己者剔之。殊己者剷之。焚其書。坑其人。掃蕩無遺而後已。自逞則得矣。謂之知道者可乎。且所謂脩身平天下。又何容易。苟欲脩身平天下者。必有若忠信。有若孝弟。有若恭敬。有若孫讓。舍是則廢矣。有若禮樂刑政。有若典章文物。有若褒貶黜陟。施為之宜。君子行之之。惟日不足。又何暇竊竊乎。與人爭學流哉。且學豈有所謂流者乎。夫漢儒非理學。董賈劉鄭。何其斐然也。宋人非古學。濂洛關閩。何其多君子也。由是觀之。學者之業。

無它。獨顧遵行如何耳。彼竊竊爭末流者。腐儒之為也。雖藉口孟荀。要皆畫庸而類狗者已。豈不鄙乎。蓋其陋皆始于棄本而視末矣。夫棄本而視末。雖聖人而或有不可信者。况於其它乎。孟子所謂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者。今之學者。豈不大似之乎哉。故君子務本。不爭其末。後之學者。苟能棄末而求其本。則漢宋之異。何擇焉。苟能棄末而求其本。則老莊申韓。孰非我資。大海不擇細流。太山不讓土壤。采葑采菲。下體則在不問焉。金聲玉振。其期要乎大成。且夫匿。

不齊文集 卷之五
惡而揚善。舜之所以為大知也。三人之有我師。孔子之所以教人也。嗚乎。道源泓而衆流波。學者分訟。天下皆獄。生于今之世。而欲行于今之世。我誰適從。其唯由舜與孔之事為宜矣。豈徒舜孔。羣聖皆然。豈唯今之宜。且古皆宜。三代之皞皞。恒於斯。鄒魯之間閭。恒於斯。而古今斯道之坦坦蕩蕩。亦恒於斯。用是可以脩身。用是可以平天下。用是可以止衆訟。以救道術之裂矣。豈不美乎。雖然是自聖蹟之所為。豈愚陋如不佞者之能所庶幾哉。乃如其志。則竊在跼步之

不休云。彼狃狃者。可與言乎。可與言乎。不佞之見。如是。非不佞之見也。紀先生之教乃然。今來書乃深慨天下之學之歸程朱。異于我所聞矣。程朱者碩儒也。其德與行。豈不一儼然學者之師表乎。學者苟能為二公之所為乎。身豈憂不脩。天下豈憂不平。然則天下之學之歸于二家。其豈非可喜之事乎。未審足下何故悲之。足下之悲之。蓋悲其未弊也。未弊之陋。凡有識者皆知鄙之。寧足勞大君子之齒牙而與之相亢乎。足下何自居之不高也。且夫棄本而悲末。天下

可悲之學。不慙矣。何獨程朱而已哉。足下是之不悲。而獨為二氏之學。扼腕得非尤而效之者乎。足下者。紀門之高足。而吾黨之所倚賴也。今如是不佞竊惑焉。亦唯足下好古之甚焉。無乃矯枉過直之過乎。不然。足下之志荒矣。吁。東海三千里。私顛一沮。無翼可飛。逝矣西土。臨風增於邑耳。白紵足下。盍少恤之。今也謹酬來美。併陳區區。敢效切磋之誠。但索居之已久。孤陋極多。足下高明。請幸垂教。不一。八月念六。

答倉龍渚

維夏辱賜書詩。伏讀知動履綏福。復從駕西之狀。慰為甚。至秋。又有僧大含師。來自豐訪敝廬。傳老兄之語。且述大藩學校新成之事。時迫東行。草草不得聞其詳。而且得概其大體矣。規模之宏。風教之盛。於戲豐之曰。上月升於道。何其隆也。顧老兄賢勞甚。則甚矣。而其獎成之功。無乃與豐之山嶽爭崇高乎。不堪柏悅之深。不佞以十月之杪。得達東都。抑不知老兄之東。其在春耶。將夏耶。肥筑之行。果決否。乃不佞則不能掃榻。予載之流。而獨引頸於赤水之濱。而候已。

見賀二事。其一者。獨一二瞽瞍老先生之勤。是賴不佞則等濫焉耳。如其一則有焉。雖然奈何造物無情。與之一暮。而俄又奪去。閏月十九之曉也。不佞行年四十餘。僅得一弄瓦之喜。而終又孑然如此。乃愚人。之不能知命。西河之戒。動將自廢。其詩曰。浪迹書生。失意多。暮齡舉汝。慰蹉跎。如何昨夜秋風惡。吹折園林碧。女蘿咄嗟。落莫老措大。愚成之于性。而謫得之于天。性之與天。交疾人者。老兄請憐之。但踰關以來。神氣稍蘇。又中宵自叱其愚。頗有奮起之志。請勿為

念。惠書荏苒不報。於交誼如何。亦惜與愚之由也。而今強瀆玉韻者。竊亦視自叱之私已。不乙

與神保督學

東西阻絕。渺如隔世。每一相思。何堪戀念。如聞尊體。去年少違和。使人病悻。但吉人天佑。無所不可。則意已康健倍故。恭喜恭喜。嚶鳴館遺稿繡梓新成。全帙一部。厚荷尊老。侯恩賜。四千里不遠。去月落手。拈舞之深。監噉尚遲。且拜且覽。雕刻鮮明。裝飾豐潔。用意之厚且備。世上未見有其比。非大國至意之所成。則

為得全美。至于此哉。恭惟尊藩之於先師。遇合萬古。信禮四紀。蓋魯而思。魏而夏。泉序盡矣。此則亡論已。即雖梁壞之後。眷顧周需。固亦如雨如露。則自碑碣之增華。遺族之揚眉。凡所以為先師之重于天下者。大國之誼。既已至矣。而尚且仁意之混混不舍。遂又及此業。至使往者之美。與大國來者無疆之福。同不朽千載焉。何其渥也。此役也。魯魚姑置。乃渾金或未免微錯。陶汰實難。唯是侯命一出。星霜八年。一氣貫徹。加之有若老兄。可否左右。有若泉沼。葵鳩。鼎峙中。

原周旋苦思。竟得完成已。乃至不佞。則身已離索雲海之西。四顧無與。雖有一二所呈。而要亦芻蕘之私。將何補于執林之盛乎。胡圖尊者侯屋烏之愛。施及遐陬。乃降以寵辭。副以白金十枚。雖曰時雨不遺物。抑何膏澤之洪也。惠自天下。感戴已極。恐惶隨之。惛然不知所為。乃大會戚友。劇飲兩日。以私頌仁恩云。於乎。此業成矣。恨不使先師在世面視之。又喜師身雖沒。而遺榮永永。猶生之年。言而及此。地而可縮。吾將執子廉手。持而相泣矣。尊藩投事益隆。仰賀何罄。

純甫以金玉之資。日與諸髦切磋其間。日進之盛。可想濟美有人。老兄幸福何如乎。不佞碌碌依舊。而惰慢之態。比昔滋甚。無狀謂之何。缺然不脩一字。亦坐此耳。請恕寒氣將至。伏惟自重。頓首。

與山美卿

不佞所鑿園池。從一丈一尺七寸五分。衡五尺二寸五分。深一尺四寸五分。受十三石七斗九升七合有奇。是為全池積實矣。今覽貴記曰。貯水數千石。不知足下何據言之。且數千云者。大概之言已。今試因三

以上七以下之解。提其中。概為五千石。因按之池積實。三百六十二倍有奇矣。豈不已溢乎。夫文之河漢。其言古人或有之。然在言物理之無窮者。則得矣。至其有限者。則大小輕重。其本已定。豈容輕進其數。強為張大言乎。况乎三百六十二倍。豈不甚之又甚乎。又不佞此舉。窺塾生諸年少肄業之暇。時時驅使之所成。以故功課無程。用力多少。其詳不可的知。雖然。大概計之。出入數日。約當實丁三十人力焉。夫十三石七斗之池。而須三十人。推此立算。如貴說五千石。

之鑿則法當費一萬零八百七十一人力。而今貴記乃曰用數十人竣功。鳧雁可浴。鼃鼃可潛。蓋所謂數十人者。其實誠為然。然貴記既曰貯水數千石。則在法一萬八百七十一人之所勝。而今乃厯厯數十人。是雖每人有資育之力。決非所能也。且不佞之宅。其小固不過數畝。縱舉全第盡池之。使地無立錐。亦何鳧雁之浴。而鼃鼃之潛。是得哉。况於此池乎。足下之言。何多不類也。若夫嫌疑一事。則蓋有之矣。第不佞病餘一老惰夫。萬事散漫。故其營此池。非始有遠圖。

深慮。且蝸廬壁立。萬一無水。而罹災。豈足深惜。故不佞斯舉。非必豫備不虞。又非必逐時好。唯是一時消閒之所為。要非兒戲則老行。不則蟋蟀轉丸。而胡蝶遊花之惟肖。亦何所底止哉。故此池謂為浣具可。稱為玩物可。名為愚泉癡池可。人之多言。罵為逐時好。亦可。呼牛則牛。呼馬則馬。天地悠悠。萬無不可。且吾老且愚。幸浴恩波。為世贅疣。生已無益于時。死豈亦損于人。嗚乎。七尺形軀。之爾已汎然。尚何問其它。况乃瑣瑣覆簣小事。又何足煩大君子之齒牙。而高論

嫌與不嫌哉。足下盍思諸諸所言。足下知之有素。而今云云者。凡作文。一失歸趣。其意雖巧。義必有所滯。故言焉爾。貴記辭甚富。顏冉脩見惠。頓首。

雜文

問

問。孔子稱冉有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又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七十子之編論語者。亦曰。政事。冉有。季路。冉有亦自稱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由此觀之。冉

有政事之才。蓋孔子許之。不獨孔子許之。七十子又許之。不獨七十子許之。冉有又自許也。夫冉有之才。如斯。愚謂此人也。雖使之從事天下。必不刮席矣。况家國乎。而考其踐履之跡。則否。嘗仕季氏。季氏旅於泰山。孔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鳴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其反也。季氏富於周公。而冉有為之張歛而附益之。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又何反也。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責冉求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及其曰。夫子欲之。吾不

欲。又責之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扶。顛而不持。將焉用彼相矣。肅兕出於押。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及其曰。今不取為子孫憂。又責之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何愈反也。夫孔子之罪。冉有不一而足。而冉有文過順非之陋。大不似聖門高足之事也。其後陽虎竊勢。哀公欲以越去季氏。季氏之禍。果起於蕭牆矣。又何益反也。夫名實相符。言行必適。孔門之教也。冉有之所學也。今季氏

之富。貧也。而冉有為之聚斂附益。政事之才。果何物耶。泰山之旅。僭也。而冉有不能救。政事之才。果何物耶。顯臾之伐。虐也。而冉有贊成之。政事之才。果何物耶。孔子嘗教冉有政。曰。富之教之。夫孔子之所謂富云者。豈富其貧主之謂也哉。所謂教云者。豈教僭與虐之謂也哉。冉有之奉聖訓。蓋已熟之矣。今至其從事。則盡反之。夫季氏者。小魯之一大夫已。猶尚如斯。况國乎。况天下乎。由此觀之。所謂冉有政事之才。非長也。短也。安在其孔子許之也。安在其七十子許之

也。又安在其自許也。雖然冉有者。聖門之高足也。且孔子嘗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然則孔子之譽冉有。其必有所試矣。七十子學孔子者也。其豈漫然許之哉。况冉有自於其躬乎。是必有說焉。夫論語二十篇。不為不多矣。而文學之子游。反傳牛刀之美。而政事之冉有。終寥寥焉者。何也。豈帝寥寥焉而已哉。其裨政失策。以受深戒。嚴責於孔子者。未有如冉有之甚且重也。不佞惑焉。伏請諸君。不吝叩端之教。以發空空之蒙。幸甚。

文覺說源右將

僧文覺有罪。流豆州。先是源右將亦謫居豆。文覺常往來。一日從容說右將曰。夫源平匹也。前者皇天降災。源氏罹厄。方今平氏獨竊國柄。而專朝權。內兼將相。外食天下之太半。蔑朝廷。虐民庶。威福由己。刑賞從心。所好五宗生光。所惡三族受戮。百寮側目。海內憤痛。然而天下容忍不敢搖足者。獨以有一重盛也。今重盛已死。諸平沮氣。是天將亡平氏也。君盍乘此時。舉義旗以復其深讐也。且茲地北鄰蝦夷。東瀕窮

海風土獍惡氣候寒烈所居者非漁丁蟹戶則狐狸豺狼常人猶惡居此况金枝玉葉之尊乎君何鬱鬱欲長居此右將曰雖然吾仗池尼恩得以到于是不然吾為枯骨久矣寧忍反之文覺曰不然夫平氏者君不俱戴天之讐也天下有無父之人則可君已生為人子奚得顧區區之小惠而忘天下之大耻哉且夫當今將士之居山東者多是君之舊臣前遭傾覆不得已而屈膝乎平氏非其心也如聞君舉事必皆揭竿揚旗爭先而來天下苦平氏久矣君傳一檄徵

之必雲屯霧集四方景從平氏之亡不旋踵矣則君內為先侯雪大恥外為天下除大害而躬拱手有四海是所謂名實兩全仁富兼得者可不勗哉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禍又云時難得而易失今也時得而天與之如由豫不取必受天禍雖欲悔之可得乎右將聞文覺言沈吟不言猶有難色於是文覺又前膝撫右將手曰君何疑余之深君以我為為平民間者耶吾請示信乃探懷中出一髑髏置之右將前孰視右將問曰君識是何人頭右將曰不識文覺曰自先

侯遭難。至今幾年。右將曰。二十一年矣。自君之謫。此
幾年。右將曰。亦二十一年矣。君誰人之子。右將曰。惡
師何為出是言也。此是誰頭。父覺曰。然是先侯之頭
也。先侯勇武蓋世。智略絕人。平氏忌之。又害其重兵
在手。百方搆禍。平治之變。平氏購先侯之頭千金。賊
臣長田誘而弑之。送頭京師。平氏大喜。命梟城外。七
日。當此之時。人皆懼平氏。莫敢指者。况歛葬乎。終遺
棄不收。委在獄庭。莓苔之中。烏鳶啄之。狐狸蝼蟻噉
之。吾偶見之。中心惻然。竊取收之。爾來至今。居則奉

之佛室。出則盛囊懸之頸。雖衣鉢之不遑。雲遊之無
定。而不復須臾離身。朝夕則焚香誦經。以祈其冥福。
區區之心。竊望及其子。其孫。龍興之日。謹致之其人。
以使神靈吐氣于九泉之下。亦二十一年矣。今而幸
逢君。吾相君玉貌。大非常人。天日之表。龍鳳之姿。貴
不可言。必能成大事。正是吾激志有驗之秋也。吾是
以言之。爾君何疑吾之深。且今平氏一門日耀。而源
氏殆無噍類。平氏富有天下。而源氏無立錫之地。平
氏厚葬豐祀。而源氏之鬼飢不得食。尸骸暴露。雖盛

衰有運。雖興廢有時。而抑何甚也。縱君自忍。其如先
侯何。其如祖宗何。其如天下後世之人何。右將自遭
變。其心固存大事。察時勢不可。而未出之口。每獨居。
焚香禱天。枕席有涕泣處。及文覺之。示髑髏。而其言
又激切。於是平生憤恨。不能弗一時奮發。因起捧髑
髏。向天拜者三。向地拜者三。瞪視久之。泣下如雨。既
而按劍切齒。慨然謂文覺曰。敬奉師教。我意決矣。師
盍為我請院宣。文覺曰。諾。即日去請院宣。院宣至於
是。右將始舉兵。西向征平氏。三年大勝之。復仇雖身

為霸王。三世莅天下。文覺之力也。

宰予晝寢章講義

此章古來多以為宰我一時適晝寢。而孔子責之。余
意不然。此蓋宰我每日寢。非徒一時也。不然。孔子朽
糞之言。豈不已慘乎。夫志士之業。日夜乾乾。勉為刻
苦。猶懼不及。今也今日晝寢。明日晝寢。是以晝為夜
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孔子之所以責也。夫既勉矣。
而人非鐵石。性鮮為甯越。乃有時乎假寐。以養精神。
亦何傷。孔子豈遽有朽糞之誅哉。說者或不深商量。

故有過刻之解。有淫媒之疑。

勸學文

純綿輕裘。非不暖也。時有垢穢列斲。瑤室瓊宮。非不美也。時有傾壞蠹毀。美田膏壤。非不昌也。時有水旱饑荒。大官豐祿。非不榮也。時有盛衰變更。然則戒何為而可。其唯學乎。夫學。一得之乎己。莫適而不在我。握矣。反之復之。譬之積塵之成華嶽。磋之琢之。誰知連城之出荆璞。夫然後入行之乎內。則為孝與友。出施之乎外。則為忠與厚。顯而臨民也。為父與母。隱而

善身也。得樂與壽。質之於古人而無忤。傳之乎後世而不朽。亂世不能易其操。水火不能奪其守。功名爵祿。唯我所出。出處通塞。自天牖之。是故開也。必為福先。闔也。恒為禍後。世皆汲汲。湛然養真。高在帝之左右。人皆滔滔。斷乎守道。獨與天地悠久。是故古人嘗貴一經而輕滿籬。又有戒不學。乃比面墻。仲尼吾師也。恒發憤忘食。閔子豈欺乎。乃謂學為殖。嗚乎。人欲求人間無上之美。請以膏繼晷。

戒貪吏書

某甲為吏貪。乙與書戒之曰。子其不免乎。夫居官之道。難矣哉。必當忠以奉之。義以守之。智以成之。不則罪也。奉職無貳。忠也。安分無求。義也。知忠與義行之。非智也。人有此三善。然後可以免焉。今子遺職而貪。非忠也。踰分多求。非義也。不能知忠與義行之。非智也。子無三善。而有三惡。何以能免。且子家已有常祿。官室衣食。於是乎取。妻子僕妾。於是乎畜。喪祭冠昏。賓客之費。於是乎共。玩好之器。不虞之求。於是乎足。君之惠子。可謂厚矣。顧子朝夕恪敬。宜奉守之不違。又

何暇求其餘乎。且夫求何厭之有。既獲一則。又欲一。故曰。谿壑可盈。欲不可厭。君子豈無欲乎。能制而不從。所以懿也。傳曰。小人以身發財。又曰。惟貨其吉。瘵厥官。咸戒欲也。詩曰。緇衣綦巾。聊樂我貧。謂不顧外也。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謂善敬也。夫緇綦之樂。雖微而安。上天之威。雖遠而嚴。今子舍安樂而不居。冒嚴威而不畏。懷護財之私。行瘵官之事。欲以盈其谿壑之欲。難乎免矣。子不見夫鳥與魚乎。鳥以山為卑。而巢于木末。魚以淵為淺。而穴于窟下。非不備也。

然而為人所獲者。貪餌也。在物則笑以為愚。在我則不省焉。家有千金之珠。雖愚人不敢以彈雀抵鼠。何也。知珠玉貴於雀鼠也。夫身之為珠玉也大矣。而今反為區區危之。昔者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曰。我以不貪為寶。公儀休嗜魚而不受人之魚。其魚長存。君子謂之克保克守。子之所知也。彼子常申侯之亡於楚鄭。其豈自欲之。不唯貪乎。子盍師休罕而鑒申常。疾改其過乎。猶可免焉。不然。禍倚子之門。亡無日矣。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余唯子之愛。是以

謂焉耳

問

白圭曰丹之治水云云孟子曰子過矣云云

禹以四海為壑。丹以隣國為壑。其得失順逆。固不待辨焉。雖然。君子論世。請嘗言之。蓋水之難治久矣。禹貢以降。史籍所載。不其然乎。且如吾大東。四邊皆海。而自封建之行也。列國分守。疆域有限。瀕海之國。姑置焉。如夫無海之國。歲患水災。患在下流之壅塞。

不通常歲尚然。苟一遭襄陵之變。則防備無術。坐甘
昏墊。城邑崩隕。五穀漂腐。萬民流離。道殣相望。誠可
痛也。是其故何也。以疆域有限。他國之木不可刈。他
國之隄不可毀。他國之渠不可醜。他國之海不可猝
壑之也。蓋今之封建。猶周之封建乎。丹之時。猶今之
時乎。余讀孟子。竊惑焉。夫讀書之業。豈在徒談空理。
必將施之于行事者也。余也。無海國之人也。治水之
術。甚欲聞之。故謹問之。問曰。吾聞禹之治水。別九州。
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疏鑿引導。具窮其方。禹之業。

可謂盡矣。然余竊謂。當時帝堯在上。而禹奉其職。揭
其命。以天下治天下之水。以故得身橫行天下。使百
川由其道耳。如丹。則獨以一國治一國之水。其勢大
有異于是者矣。何以知之。今之封建。猶周之封建乎。
丹之時。猶今之時乎。疆域有限。它國之木不可刈。它
國之隄不可毀。它國之渠不可醜。而它國之海不可
猝壑之。時勢已然。乃所謂別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
九山。丹豈得行之乎。所謂橫行天下。使百川由其道。
丹豈得行之乎。豈獨丹之不得行哉。如丹之時。雖神

禹復出。吾恐其必不能如當時之所為也。丹之時豈不難乎。故余以為譬如病腫之人乎。前孔全塞。而命在旦夕。鑿者不須束手待其斃。因或吐之于口。或瀉之于後。以泄其氣。而殺其勢。雖非水之道。而庶因以得開水道。水道開而命救矣。丹之時。四海全非我有。而國之變。在旦夕。丹之注于隣國。蓋吐瀉之也。雖非水之道。而庶因以得開水道。水道開而變救矣。不然。丹非至愚。豈不知壑四海之順且易成功乎。勢不得已也。而孟子概而責之。何也。雖然。孟子大賢也。而其

望丹以禹所為。豈得無說乎。試使禹當丹之時。所謂別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果能之耶。所謂橫行天下。使百川由其道。果能之乎。又試使孟子當丹之事。所謂別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果能之耶。所謂橫行天下。使百川由其道。果能之耶。諸君子必將曰。聖賢神妙。不容私議也。夫學非它。學聖賢者也。而今求聖賢而高閣之。豈學之旨哉。諸君子講古有素。試使諸君當丹之時。與事。所謂別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將以何術。所謂橫行天下。使百川由其道。

石梁文集 卷之五
將以何術。必將曰。先脩德。德脩則天下服。天下服而四海可壑也。不則或又將曰。吾寧束手待斃。與其為不義於隣國也。夫民命至重。而洪水之厄至急。故禹之治水。在外八年。三過其門而不入。孟子譬之同室之鬪。被髮救之。聖賢之憂國如此。而今一計不出。一術不施。夷然撫髯曰。先脩德。曰寧待斃。可謂迂且陋矣。凡如此空言。余不欲聞之。君子論世。請擇的實。精確切於世務者。明以誨我。勿恡咳唾。

二銘并序

人言世子所藏硯室。蓋上李白觀瀑布圖。是平洲先生所畫。小杯有堅田圖者。是平洲先生侍燕世子所飲。先生素雄飲。少壯時。飲或至斗餘。知命以後。深自節減。每非小器不上手。故世子特設此杯。每邀先生。必用此行酒。今茲享和。改元辛酉。季春九日。先生侍世子。講書飲酒。不異平日。既而其明。遽罹中風。至季夏念九。終以不起。蓋先生知好學。以來六七年。于今矣。無日不讀書。而實此講為終。知愛酒。以來五六年。于今矣。無日不手杯。而亦實此飲為終。世子懿

德天成。好學尚道。師事先生。尊敬無所不至。先生之卒也。躬服心喪。終劑焉。又追慕之餘。別飾一篋。畜此二物。以寶焉。不忘遺愛也。且命外臣公禮作銘。銘曰。香廬之澤。氣吐紫煙。伊人不反。畫與地存。

右硯室

堅田之雁。羣飛翱翔。伊人不反。杯與天長。

右杯

弓矢銘 并序

人暗行則迷。狐狸則然乎哉。攀木則殆。猿狖則然乎。

哉。夏葛而冬裘。易之則病。男外而女內。移之則亂。川注而海容。口食而尻泄。錐之銳而鎚之重。道之所以為大也。且人之行。莫不貴直而鄙曲。弓則然乎哉。昔者王陵直。其安劉氏。則在陳平之曲。史魚如矢。君子之稱。則在蘧伯玉。故物各有道。執一則窮。今如見弓之穹隆。然而矢之秩秩。然怒目攘臂曰。我取此不取彼。用則廢矣。嗚乎。銘曰。克敵安國。其用在直。

右矢

人海文集 卷之五
三十一
殪讐誅賊其用在曲

右弓

讀莊子

莊周以佚宕之才。大觀千古。乃以天地為且宅。萬物為芻狗。仁義為邊廬。優優乎唯逍遙之為適。故其書首言大鵬斥鷃之事。欲使讀者豁靈臺於開卷。要玄冥於通篇。而其十餘萬言。事雖萬變。要亦不出于斯云。蓋周生于戰國。深痛天下之昏亂。是以放言自適。猖狂荒蕩。而其書亦一時翫世之所為。始無意以是

教于天下也。故曰。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後世輕俊之後。誤讀其書。而醉其糟粕。以為莊生為茲厚於後世。於是踈放任意。亂頭養望。自稱得大道之本。動輒曰。堯舜桀紂。逍遙一也。孔墨盜跖。自得一也。其源昉于魏氏。而盛于晉氏。施及今日。滔滔流而不反。終至取亂俗之罪於大平君子之朝矣。悲夫。荀卿曰。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周學師老子。蓋先得其詘者。加以亂世。意在自晦。是以其言沈洋。始無統領。是非好惡。概為一途。長波之所

石渠文集 卷之五
三十一
蕩流弊至于斯矣。雖曰學者之罪。而周實不得弗任其責也。然莊周以佚宕之才。大觀千古。其翫一世。猶弄丸掌上。其書又瓌瑋超邁。以變則如鬼神。之不可測。以理則如繭絲之抽緒。以通則如江河之東注。沛然非玄曠曠達卓越。今古之人。其能至于斯也哉。郭象所謂雖貪婪之人。追蹠之士。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非妄矣。孔子謂魯男子。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嗚乎。後之學莊生者。以魯男子為法。其亦善似者也。

馬蹄石銘 并序

石稱氣之核。而地之骨。骨有異象。核無定體。何必學。學堯堯而後始為稱其名也。是故困而介。易者之所。以言其占也。高而漸漸。白而鑿鑿。詩人之所以詠其情也。隕于宋。言于晉。史氏之所以記其變也。然後自彼青州之怪。齊東之行。塗山之化。穀城之黃。凡古今所傳。怪形異狀。奚翅千萬。亦唯恢恢宇宙。何物無有。且如天與地。物莫顯焉。日月懸焉。山川載焉。萬古而不易。何其怪也。日月懸焉。山川載焉。萬古而不易。又

何其常也。故由變觀之。天地猶怪。由常觀之。萬物皆常。善哉坡公之論怪石。曰。使世間石皆如此。則今之凡石。覆為怪戾。然則物固不足以奇乎。曰。非也。淺尾君家有奇石。曰。得之于駿州藁科河。青黑理密。稜為三面。面有馬蹄痕。甚肖可愛。蓋駿地時出此物。里人言鎌倉氏駿馬摺墨所躡。君需銘。銘曰。躡而形耶。形而肖耶。造化之巧。抑亦妙耶。

病間戲筆

余時嘗沒病。去年臘末。偶被二豎害了。四肢攣

急。至春越劇。一卧數月。七尺形軀。分寸運動不得。倘如要轉身。虧殺數人扶持。纔始轉了。兼又熱邪攻內。舌苔如漆。日夜苦惱。及至仲春末間。雖然治得熱祛食進。這手和脚。兀自拘攣。一身却似縲紲的一般。目今日暖風輕。煙和雲舒。正是良時好節。思想世間討花趁鳥登山涉水的。人歡樂定如何。當此際。獨卧牀褥。永春長日。端的沒箇消遣。便把病中雜事。雇人上筆。名曰病間戲筆。

余初服友人山玄達藥一旬餘。未見効驗。一日玄達來診。余戲罵道。玄達足下。我苦哩。你非國手的麼。怎生枉做凡庸醫人模樣。却久苦我。玄達應聲叱道。放屁。你若得聰明睿智的病。我必立地治了。今你見染凡庸烏病。我怎得不療來。凡庸。余結舌不能應。

當病劇時。手足緊急。就中右脚張痛尤甚。一夕夢間。右脚變為人。姓名李固。請六七尺身材。面獐眼睜。那人怒雙臂舉瓶兒大小拳頭來亂打余。痛不可忍。余肚裏怒道。元首君也。股肱臣也。耐耐那厮無禮。為臣

打主。便急奮身待要一刀打殺。心下却又尋思道。死那厮好不難。但怕自家一脚倒也失了。不知奈之如何。次且半晌。偶然覺來。枕邊一燈熒熒。手正緊着腿。解上。

明善堂新隸三吉。他是余管下的。余在褥未見其面。一日余倚几坐地。傭婢於棄報道。三吉來候。余就叫喚來。三吉膝行近前。看了余。拜伏在地。余道。三吉。你新為學宮驅口。每事小心。宜載在意。第一。不要耽酒色。好博奕。第二。夙興夜寢。不要怠惰。第三。理和武是

先來的。久奉驅役。事事練熟。無又年度長大。你事那兩箇。要如兄如父。不要一毫有凌轢的心事。當下余把這等話。說得叮叮嚶嚶。又喻又戒。那三吉聽了。不擡頭。又不應道。正說之間。只見屏風子裏。家姪子。迷搶將出來。把雙眼覷了三吉。連忙道。這箇不三吉。這箇不三吉。這是黑木西村氏差來的莊客。余就召於棄詰問。於棄臉紅紅地首道。家公恕罪。不是奴家瞞你。這位莊客面貌和三吉。實是割瓜的。肖得誰辨。其實奴家誤認了。余呆了半日。只見舉家男婦。一齊掩

口。嘻嘻地笑將起來。看那莊客時。只見額上汗出如珠。縮得一身。堆為一塊。余不知所措。只得對莊客。把誤的事繇說了一遍。鄭重慰謝叫去。你道那莊客一時緣甚恁地錯愕。原來那黑木是山中邑里。其民鄙朴。除非知隨鹿伴麋。若是奔府城對士人。都免不得畏首畏尾。當時那莊客。一者不合喫余課戒。一又喫衆人笑。怎得不魄奪魂散。這般一件。雖然係婢子之過。也是余粗鹵之所致。可不慎哉。機量捉鼠。俗喚曰升落。一夜衆鼠羣集。大鬧室內。時

有幾箇年少在坐。聽得鼠鬧。議道我們請一一捕勦。耍一耍。就去室隅暗地裏。施箇升落。沒半箇時辰。室內一聲機發。活刺刺。諸少大喜。慌忙炷燭往視。鼠正陷在機中。衆箇箇叫道。一拳打殺。無奈箇量板覆隔鼠身。沒處着手。衆內一箇又叫道。休輕視。鼠毒慘似犬毒。諸少一未怕。點鼠逃去。一未怕倒喫那毒牙。誰敢下手。只見箇童子生直作攘臂喝道。你們好沒勇氣。俺殺俺殺。衆人扯住袖子勸道。童子何知。殆。殆。直作那里肯已。迤去升落下。把雙手悞悞地擡起量子。

早見長五六寸的一大鼠尾。看看從量下露出來。直作便轉隻手。把五指就拽那尾兒。那老鼠在量內。正是一髮死生分界。那里肯動。霎時間。却被直作一氣拽將來。那尾皮從尻邊一直脫了在手。看那尾身時。潑潑轉動。如同六月炎天。箇大蚯蚓半身出穴。被輪紅日炙了。七顛八倒一般。衆少叫道。阿呀。直作却丟了手中尾皮。罵道。吓甚。錐室。再又出力拽了那半身。蚯蚓拽得鬻兒腿兒脚兒腰兒。漸漸露出。只見鼠身正中。正當量角下處。直作雙手去量上。只一擠。老鼠

一聲悲叫。可憐死了。衆人喝采不已。直作再舉量子。放在側邊。兩指提起老鼠死屍。示衆一遍。詎得似景陽岡上武松打虎的氣勢一般。余有戲詩為証。

武二單身倒大蟲。一掀一撲勢何雄。今宵豎子誅豪猾。彷彿景陽岡上風。

余女於恭今年七歲。坐肩騎背。遊戲無度。一日來余枕頭道。阿爺請噓。臉見箇輸贏。余應諾。女便就余被中側卧。兩臉對當。直把口兒厮噓。那里敵得余。女肚裏暗算。余雙臂不遂。重道。請再噓。一噓。余不省那詭

策在意。再將待噓。女急開雙掌。閉塞余口。送去鼻兒上。一氣連噓。噓得如同淒風寒飈。余終輸了。

諸子圍棋。甲和乙相當。乙敗得。每局土崩瓦解。滿腔晦氣。忍耐不過。正憤憤悶悶間。甲忽道。足下只顧待要客氣取人。不成了。乙擲石子怒道。自家性子本然。滿坐大哄。

一夜諸少羅侍枕邊。夜半間。於棄自厨下進來。諸公道。乾娘有佳話麼。於棄笑道。衆官人休笑。老身胡亂記了一二。諸公道。但說何傷。於棄便口喃喃地說了。

幾件鬼話。譚語。諸公讚道。好話雄辯。於棄被諸公稱讚。心下歡喜。有七八分了。就又把種種猥褻取笑的話。七十三。八十四。聒說半夜。原來那婦。生得肥醜。強似孟光一等。當下口裏說那話。又作許多手勢。醜態百露。滿坐莫不哄堂。話正罷。諸子却說起古今正經的話來。言去語來。彼論我難。這話在於棄耳中。却是風馬不及。只見於棄睡魔未處。拽拽掣掣。盪舟兒坐眠了。沒多時。那漆膚胖大軀殼。翻筋斗望後顛踉。那一顆頭顱。正觸着背後障子。觸得一聲大雷震動。畫

障翻天。美人橫地。文化改元三月

墓誌碑表

樋口翁墓表

維寬政七年歲次乙卯之秋。本藩始有建學校之議。樋口君甚藏聞而眉揚。君世上妻郡酒井田村人也。其考為三原郡大農長。遷郡井上村。遂家焉。君家富而好學。前是以其世納財供國用。升列士位。慨然自奮。曰。咄。文之未喪乎。國之將庶幾乎。是人人自效之秋也。况吾家以區區債財。久辱國恩乎。乃白府請納

建學之費。公喜之。命如其請。越明年丙辰。冬十有二月。學校成。命曰明善堂。自誦講之堂。休息之廬。以至庖馭諸室之設。翼然莫不具備。凡所費。以錢數之。得一百有八十萬。皆出于君所納矣。於是乎。闔境知與不知。誦君之義。莫不皆推而功之。君不幸以學成之前月。罹疾而終世。實十一月五日也。嗚乎。世之稱豐富者何限。而其能免守錢虜之誚者幾希。吾喜君獨能輕財重道。而汲汲於報國之勤。又哀君之勤如此。而天不假之年。不及學成而見其盛。雖然身沒于

學成之前。而名與功。蓋垂于學成之後。幾千萬年矣。是豈不幾所謂死而不死者乎哉。君諱源清。槌口其氏甚藏其華名。延享四年丁卯之歲。正月二十九日生。以寬政丙辰歿。壽五十。君為人。外和怡而內謹立。其治家。事事有法。尤戒驕奢。而家衆敦睦。不見毫釐之隙云。臨其將屬纊。盡召家人子弟。教戒周悉。視其環泣曰。無怛吾化。吾生升平而浴國恩。受女等無窮之養。而終我有涯之命。於吾乎足矣。娶某氏。生二男。曰某某。生女。未笄。其世系已刻其考諱源秀之碣。故

略

黑井君墓銘

黑井半四郎君諱忠寄號幽量其先出自源豫州功臣佐藤忠信忠信曾孫長房仕鎌倉食越黑井因氏焉六傳至清歲始委質長尾氏又四傳至繁清覺上公移封從從米澤自繁清而安繁而繁廣而繁秋而繁保而繁之繁之稱半兵衛娶關原氏生君君幼時不大異衆兒但其時時勃窣為理窟是為奇已隨長才名漸顯時東北諸州歲累不登而米澤已邑山中

田多硠确又其國承先世兼有數州之餘風冗費煩多出入不稱重以饑荒士民營營窮困極矣公深憂傷日夜思所以濟之之術乃減飲膳菲衣飾儉己恤人營救多方莫所不至又命執政鈔選宏才異能之士以充衆職務在改舊弊救急患欲使國人養喪已憾焉執政乃首舉君為司計兼掌國產曹事舉一國出入之計要盡委之于君尋又擢參政事君則慨然自奮曰此吾報國之秋矣乃挺身從職焦心苦思夙夜拮据凡所以為國興利除害省煩補闕可以酬公

德意者。知無不為。在職若干年。國富民足。大得功效矣。蓋米澤而有今日之盛也。雖君相至誠之所致。而君實亦與有力焉。君之祿。舊不過數十石。於是累益至三百石。它賞賜稱之。君嘗建策穿渠。引松鐵諸水。以大溉北條三十餘村之田。北條國北鄙也。其田乏水。民常不免菜色。於是五穀蕃植。民以蘇息。公善之。因君氏賜名曰黑井渠。以顯君功。國人榮焉。後又將鑿釜豐山石壁。疏山之水。以救西垂諸村之荒蕪。規畫既成。寬政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卒。疾卒。年五十三。

門人私謚曰忠貞先生。君為人樸訥。不以智能自居。而器識高遠。度量絕倫。自初窮阨。以終其世。未嘗一見愠色。奉職庶務。蠅紛裁斷如流。其遇下吏。務舍短取長。有善喜如己有之。有不善。不必深尤之。必待之以忠。是以人人敬服。莫不樂為用。故其所作。事無遺策。得以立偉功矣。獨痛壽不配其德。及卒。公深哀惜。為歌悼之。且賜以賻。故事。非卿不賻。蓋特恩云。君平生不甚讀書。其讀之。亦不甚治章句。要在得其綱領。施之於事耳。晚好讀易。曰。天下之事。盡於此矣。又長

兵法尤妙。數學所著書有若干編。君墓在某寺。門人相與謀不朽。會贊立此石。遙請余不佞作銘。又北條之民。追慕君德。立石渠旁。請國督學神保子廉勒其功。蓋君之造渠。智巧精妙。功不愆素。實能為人所難及云。事詳于其碑。君配藤田氏。生四男三女。女皆夫。男博嗣。後括冒上坂氏。女彌冒馬場氏。留五尚幼。銘曰。

不逢明君。臣安效忠。不得賢臣。君豈獨崇。自古遭遇。天誘之衷。米澤多士。濟濟共功。先生勤矣。國富歲豐。

一渠千載。與國始終。

永富充國墓表

先生諱友。字充國。稱數馬。龜山別號。長州永富。獨嘯菴先生之長子。北筑龜井南冥先生之高弟。性穎俊。篤學能文。仕為五島儒臣。後致仕。教授東都。享和元年辛酉六月十五日疾沒。年四十五。臨終有詩曰。四十五年西又東。棲遑何事苦飄蓬。忽然耒老東都市。室內但看和氣融。痛先生才有餘而命不足。嗚乎。

伊與久婦人墓表

婦人伊與久氏名民。伊勢埜藩伴七某女。嫁為武州本莊亭長諸井五左衛門某之妻。為人美而貞。泚能幹家事。鄉里稱之。嫁十餘年。夫病喪。婦人日夜哭泣不已。其家憫其無子而早寡。欲取嫁之。不肯。既而親戚故舊交強不置。乃陽諾曰。請得終三年之忌。咸信之。先大祥之六月。沐浴改服。焚香拜夫主。家人不以為意。拜畢自裁。實今年七月二十二日也。年三十五。婦氏余友劍持長藏之姻親也。請余記其事以表墓。余聞之慨然泣下。曰。守節于死。士大夫猶難之。婦人

之節至于斯。其志可悲痛也。寬政五年癸丑冬十二月

三九郎墓銘

嗚乎。孝子之墓也。孝子者。生葉郡古川村農民三九郎也。至性孝謹。事母無所不盡心。年六十餘。府賜米以顯其行。享和四年甲子正月十日。年六十九。病沒。夫吾藩孝子固多。而其六十七十而慕者。蓋三九郎為至矣。其母百一歲。身猶康寧。亦孝德之所享。是宜銘。銘曰

子而孝。母則壽。天之美。子獨有。

南陸先生碑銘

維寬政四年六月十一日。國卿岸公之臣南陸先生。易箴。樺島公禮謹銘。其碑陰曰。先生諱存。稱半左衛門。宮原氏。南陸其號。其先肥前人。臣屬龍造寺氏。世主西尾村。及曾祖大膳君時。鍋島氏代龍造寺氏。有其國。君死之。其妾抱幼兒。辟難我府。終為筑人。兒長。稱長左衛門。娶辻村氏生金太夫。諱正義。金太夫為國卿有馬氏臣。娶吉村氏生先生。先生治家有法。事

親而孝。父嗜酒。初貧也。家無僮僕。先生每夜走市。自沽酒肉以供。室家化之。穆如也。為人詳慎端嚴。達練事體。歷事其主三世。世有匡補之勞。先生夙奉憲南氏之教。專心讀書。晝誦夜思。惟日不足。尤善於訓迪。其講書。本末有課。出博而歸約。懇款周折。務在實踐。見夫空論驚世者。甚惡之。曰。此謂靈儒。門人無少長。咸相戒。無不畏且樂業。至晚。徒弟益衆。凡藩人之以學著世者。多出於先生之門云。我公嚴封。以家臣命。說經府學。歲賜白銀。事在破格。闔境榮焉。先生距

生享保元年八月十五日。享壽七十有七。葬府下真教寺。配井上氏。先沒。有一女。養同族喜太夫。義方妻之。生純及麟。再娶森山氏。生二男。長名脩。字君平。稱草庵。為鑿平田氏。後次名國綸。字世經。稱文進。繼後世經。昆季及純麟皆好學。孝友有先人之餘風。銘曰

誠意惟學。文公提綱。治生先務。魯齋示方。駕空捕風。非妄是愚。師乎勤矣。遺教藹如。

津山德卿墓表

國卿有馬右近君之臣東溟先生。姓津山。諱懋。字德卿。稱伊平太。別號斗龍。其居曰一雙菴。曾祖考貞右衛門。祖考齋右衛門。考忠太夫。德卿溫藉簡率。不事世務。唯學自樂。尤敏詩文。雖長篇大章。下筆立成。而於其巧拙。不甚冥意。要在于自適焉。生無酒性。而每逢雅筵。驩深於飲。少官。不得遠遊。每嘆曰。吁。富貴不容人矣。子弟有過。戒曰。吾罪。非子之罪。時為芭蕉氏之言。以自喜。笑曰。道在乎瓦礫。其為人可推也。府學建德卿以家臣命。入授經士大夫。而右近君亦善其

義優不視家事。給俸遂學。並異數云。後有疾。然恒環書策。吟哦不廢。欣欣如也。一日夙興沐浴。閱部帙。整諸稿。出視墓地。及公私大小遺言不漏。曰。我今休于世矣。家人不信。至夕疾果漸。忽焉不起。享和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五十八。葬瀨下西岸寺中。前日所眎之地。配諸富氏。生二男二女。長子保春。嗣後門生等追慕其德。會貲立石。請余表。嗚乎。余與先生友三十餘年。親善寡比。因揮泣。概其平生如斯。

豐洲先生碑銘

豐洲先生泉君諱長達。字伯盈。稱芥太郎。世東都人。考數馬君諱智高。妣片山氏。以寶曆戊寅三月廿六日生君於萱葉街。君好學。師大湫南宮先生。勤苦有年。大湫沒。以吾平洲紀子與大湫有兄弟之誼。君又從學焉。紀子善君才行。以女女之。初君弱冠。仕為幕府前軍寄騎。徙居本鄉。居數年。以為吏俗妨學。請令弟直道代。下帷鄉南教授。從遊者日盛。君讀書。不甚治章句。務在踐履。尤妙講說。其說經。據古證今。從橫活警。聽者莫不敬服。為人溫謹有禮。性又清高。雖

諸侯尊貴之請。而非厚執弟子之禮。辭而不應。人或諫其不售。笑曰。道豈為利哉。初家貧。某侯令有司贈月俸。君再拜却之曰。臣之所以得盡微力於大藩者。獨以無此事也。侯慙且悅。更使使者盛服致辭曰。敝邑君臣。久荷先生恩教。不腆敝邑秋實。請謹以其首稅。幾包。歲獻之于下厨。君之以禮自持。尊貴之以禮待君。率如此。文化六年己巳五月七日。疾沒。享年五十有二。葬淺草新光明寺先營之次。紀氏先喪。有一男一女。男久。再娶麻田氏。無子。君得疾。一切後事。遺

令無餘。已革。召門人整手足。畢則溘焉。麻田氏廉貞守訓。葬畢。舉所藏書籍器服。及遺財。賻金。盡頒之其人。成夫志也。諸人莫不稱嘆君之遺美焉。平洲先生門徒數百十人。而余與君及尾州冰室儀甫。最相歡。實為莫逆之友。而儀甫先君十六年。入地矣。嗚乎。今而余作此銘。寧免慟痛。寧免慟痛。銘云。君之孝弟。吾見知之。君之才學。人誰不推。男兒生世。如君無醜。往矣幽冥。室生待久。

大乘公墓誌

維文化九年春正月廿三日。公疾薨于東都之邸。法謚曰大乘院。葬澁谷祥雲禪寺。政曹奉嗣君命。以狀令臣公禮作誌。乃謹誌曰。公姓源。出自村上帝。族有馬氏。初稱赤松氏。歷圓心君。至義祐君。食邑攝州有馬。因改焉。八世至法印君。是為梅林公。梅林公之子春林公。自春林公以軍功封筑後。久留米。第土相承。以至公。亦八世。世侯久留米二十一萬石矣。公即大慈公之長子。諱賴貴。幼名定五郎。寶曆八年。年十三。以世子朝見。

幕府。叙從四位下。為上總介。天明元年。任侍從。四年正月。讓封為中務大輔。文化二年。進任少將。吾藩初封未。任止侍從。至大慈公及公。相尋為少將。闔境榮焉。公承國二十九年。奉增上寺火衛八。助功二。初為治河。後為脩廟。壽距生延享三年四月二日。六十七歲矣。公天資仁厚。恭謙接下。其為政。不少自專。任賢使能。重賞輕罰。凡在苛刻少恩之事。惡之如仇。是以上下和暢。四境謐如。至山野至愚之民。靡不皆欣欣然懷恩焉。又奉上甚勤。都下丙寅之災。火

發南芝。掠邱東邊。北至淺草。風勢猛烈。標犯增上寺五層塔。將及諸廟時。公六旬餘。在本寺火衛中。乃奮然自冒炎煙。分部諸臣。身先卒伍。僵樹灌水。衣焦額爛。不少退。指麾無所不至。諸廟因得以免。幕府特命褒之。殷勤甚厚。朝野傳說。喑喑誦其義云。其老健勤于奉上如此。夫人大江氏。長州侯女。先喪。無子。庶子。賴端君。以世子叙。從四位下。亦先卒。乃立。賴端君長子為世孫。是為嗣君。

龍渚先生墓表

中津藩教授龍渚先生。諱至。字善卿。姓倉成氏。稱善司。其先為豐後人。土佐守某為大友氏將。以軍功著。自君之六世祖常清。去隱于豐前上田村。至君始以儒術仕。命家其東都之邸。初君髫齡喪父。零丁孤苦。稍長。乃專志讀書。事貞一藤田先生。日夜研精。又遊學京師。前後凡六年。該覽古今。尤覃思三禮周易。所著儀禮綱。周官圖考。周易守翼。對鷗樓間話等。皆多發前哲未發之蘊。卓識確論。有不可奪者。性又好遊。凡天下之名勝。率多著足跡。著遊囊叙錄四編。君為

人敦重有氣節。每品評古今。斷然不苟。假而其接人。甚溫藉。教導循循。好獎人材。以故弟子進業者日衆。而諸侯貴人之禮請問道者。率無虛日。名隆隆然重于一世矣。享年六十五。文化九年十二月十日疾卒。既葬。嗣子柏卿泣請余表其墓。嗚乎。君之學德如斯。是寧待余言而後不朽者哉。抑余兄事二十五年。情義至厚。今也切念平生。又悲柏卿之意。遂揮淚操觚。君考諱實常。妣高田氏。配友枝氏。先喪。三男。長典業。醫。次謨。次季貢。以儒繼後。字柏卿。即請表者。

田中純夫先生墓表

本藩田中純夫先生。名式。字貫夫。順平先生之次子。妣本村氏。幼好讀書。年未壯。召為塾官。後進七役格。曆事三君。近侍數十年。寵祿漸加。為人溫敏。才氣絕人。志不屑屑。刀圭而學之勤也。理之晰也。技之大信乎人也。闔國蓋鮮比焉。性又孝友好施。親戚族恤。奴婢家政。藹如也。君以寶曆四年甲戌七月二十四日生。文化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易篋矣。享年六十三。余時役東都。令嗣純文奉其遺命。寄書請余表其

墓抑余之於君。生而同庚。學而同窓。自髫鬣以到于今。親信益深。窮達得喪。雅俗巨細。凡為人為身。未嘗不披肝膽而相謀。實五十年一日矣。嗚乎。逝矣。絕絃之感。豈可支哉。今作此文。余甚欲詳其行事。以貽于後。筆短意長。且遺言戒長文。故揮泣獨表其概。

上瀧三益碑銘

上瀧三益名友。字子諒。筑後國久留米管內御井郡光行村鑿道允之長子也。幼喪父。叔父恕山妙疾鑿家之業。性又博篤。乃取子諒及他諸孤。皆子育之。顧

復靡所不至。又教子諒兄弟以其術。子諒為人穎達。勤苦過人。稍長。其道大成。及恕山東遊江都。子諒承家守業。而其徒弟之盛。病人之集。有加乎恕山之時矣。子諒志氣超邁。時時自搯其腕曰。咄嗟。男兒生世。徒稱一鄉之善醫。無為也。乃一旦託妻子于家弟。獨率二三人。去入京師。京師固稱名鑿之窟。而子諒下帷其間。以唱長沙氏之道。則未周年。名隆隆乎起。諸生四集。委質受業者。其盛殆將壓諸老國手。不幸罹沈痾。時恕山已家江都。聞之大驚。千里差人迎之。

百方調護。不見其應。子諒則在牀褥。猶且慨然奮曰。死生命也。如志業。豈可一日自廢。勉課徒弟。講書論。技旦夕不已。以至屬續。文化十二年八月晦也。享年四十二。葬于本所押上村金性寺。三男一女。配安武氏之所生。弟名某。稱拙菴。在鄉繼鑿。其撫育子諒之孤。猶恕山於子諒兄弟之曰云。銘曰。志在肉骨。業期斃已。壽雖不融。無悔無耻。

石梁文集卷之五終

東都神明前 山口七兵衛雕刻

跋

石梁先生著述大富如
其巧拙余愚何知然昔者
篤就法先生嘗語余曰自
柴栗山之亡方今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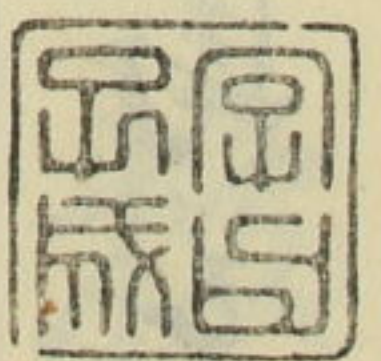
獨有不梁矣則其優可知
也先生識高而操清其
教弟子意切而愛博故
凡遊其門者人自披紳
編無不親信余事先生

數十年其厚猶慈父之
於子余常感氣高之表
此刻之成也實足余輩
之素願春耀月馨余已
擔先生之息又喜此不朽

人壽文集 跋
聊述鄙衷以題其後云

文化十五年戊寅春日

有馬長昭謹識



聊述部表以題其後云

文化十五年戊寅暮日

有馬長昭謹識



